

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证真二十五例*

——兼谈早期流传甲骨伪刻的作伪特点

马 尚

内容摘要: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是“库方”藏品的一部分,曾著录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和《英国所藏甲骨集》。该馆官方网站近年公布了这批材料的高清照片,为全面观察甲骨各种现象提供了极大便利。比勘摹本、拓片、照片,可对疑伪甲骨刻辞进行更为准确、精细的甄辨。事实上,既有研究以为伪刻的部分仍有25例真辞。这些刻辞为商代历史、语言研究和甲骨学本体研究提供了资料。通过对这批甲骨真伪的综合研究,早期流传的甲骨伪刻的作伪特点亦得以归纳总结。

关键词:甲骨 辨伪 英国国家图书馆 “库方”二氏藏品

19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引起各界重视,不久民间便有伪刻出现。科学的研究需要确实的材料,因此,辨伪始终是甲骨学的基础工作之一。在这一领域内,“库方”二氏藏品的真伪一直是争议较多的话题。

“库方”二氏即英国浸礼会驻青州宣教士库寿龄(Samuel Couling)(1859-1922)与美国长老会驻潍县宣教士方法敛(F. H. Chalfant)(1862-1914)。二氏于20世纪初在山东收购了大批甲骨。方法敛将其经眼的甲骨摹写下来,编为《甲骨文字》(*Bone Inscriptions*),此书稿后由白瑞华删订,分别印行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①《甲骨卜辞七集》《金璋所藏甲骨卜辞》三书。《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以下简称“《库方》”)所摹为“库方”藏品,二氏

*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大学藏甲骨整理、保护与研究”(19ZDA312)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方法敛摹,白瑞华校:《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商务印书馆,1935年。后收入严一萍编:《方法敛摹甲骨卜辞三种》,艺文印书馆,1966年。又收入《甲骨文研究资料汇编》第1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

将其分为1-4号,转卖英美诸家博物馆^①。其“库方藏品3号”(即《库方》1506-1989)转与英国国家博物馆(又译“大英博物馆”)。1973年,英国国家图书馆(又译“大英图书馆”)成立,除《库方》1989鹿角刻辞外,这批甲骨皆归英国国家图书馆,总计490片^②。

一、英国国家图书馆藏甲骨辨伪综述

学界对这批甲骨的去伪存真,可分为三个阶段。

(1)利用《库方》摹本阶段。1935年《库方》一书出版后,胡光炜、郭沫若、陈梦家、董作宾、容庚等前辈^③及《合集》编者都曾对其辨伪。疑伪甲骨的证真工作也一并进行,如容庚曾指出胡光炜疑伪的《库方》1679为真片^④,陈梦家亦认为“董(作宾)、胡(光炜)将许多不伪的列入伪刻”^⑤。遗憾的是,方法敛摹写虽细致,对真辞、伪刻的区分却不明显,学者仅凭摹本往往难发其覆。

(2)《英藏》编纂阶段。上世纪80年代起,李学勤、齐文心同艾兰编纂了《英国所藏甲骨集》^⑥,该书拓录英国所藏的大多数甲骨。编者对照实物进行

①详参郅晓娜:《〈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的来源》,《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98-317页。

②以官网照片为据,英国国家图书馆实藏《库方》甲骨490片(其中《库方》1579、1638、1726、1741、1742、1802、1840均一号两片,为方法敛误缀)。这批甲骨自相缀合后共476片,有刻辞者458片。

③胡光炜:《书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印本》,《图书馆学季刊》1935年第9卷第1-4期,第496-498页。郭说见陈梦家引白瑞华《库方》附录(陈梦家:《述方法敛所摹甲骨卜辞补》,《图书季刊》1940年第2卷第3期,第325-326页;又见《陈梦家学术文集》,中华书局,2016年,第239-242页)。陈梦家曾先后两次对《库方》辨伪,结论略有差异(分别见陈梦家:《述方法敛所摹甲骨卜辞补》,《图书季刊》1940年第2卷第3期,第326-328页,又见《陈梦家学术文集》,第239-242页;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652-653页)。董作宾:《方法敛博士于甲骨文字之贡献》,《图书季刊》1940年新第2卷第3期,第322-324页。容庚:《甲骨学概况》,《岭南学报》1947年第7卷第2期,第19-20页。为省篇幅,下文不再一一注明所引各家辨伪说法之出处。行文中所言辨伪“各家”,亦指以上学者。

④容庚:《甲骨学概况》,《岭南学报》1947年第7卷第2期,第20页。

⑤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652页。

⑥李学勤、齐文心、艾兰:《英国所藏甲骨集》上编,中华书局,1985年。李学勤、齐文心、艾兰:《英国所藏甲骨集》下编,中华书局,1992年。本文简称“《英藏》”。

辨伪,所择甲骨可信度很高,对于部分刻辞为真的甲骨(即李先生所谓“半伪片”^①),编者亦大多加以拓录。对于当时认为的“全伪片”,则多舍弃未拓。《英藏》拓录范围既广,选剔标准又严,整理过程中难免偶有误以“半伪片”为“全伪”的情况。

(3)利用《英藏》图版阶段。《英藏》拓本、照片及图版补正部分为学界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对利用这批材料居功至伟。《英藏》出版后,学者得以利用拓本等图版,更为精细地对《库方》甲骨去伪存真。《摹释》《校释》《全编》等书皆曾从伪刻中辨出个别真字(见下文);蒋玉斌曾根据字体和刻痕,辨认出《英藏》补9“弗围*”^②两个真字,补全该版释文为“方弗围*。不𠂔”^③。惟《英藏》编纂时被刊落的甲骨,学界则无缘经眼。

近年,英国国家图书馆官方网站公布了《库方》1506-1988 正反面高清照片^④,甲骨各部分均可显微放大。对于《英藏》舍弃的所谓“全伪片”,该馆也拍摄和公布了照片。通过照片,可以比较清楚地观察到实物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堪比目验实物,且更方便快捷,为进一步的精细化研究提供了更加理想的资料支持。

二、存疑甲骨证真 25 例

笔者根据高清照片,结合摹本、拓本,从既有研究判定的伪刻中辨识出 25 处真辞。下面逐一予以说明。

①李学勤:《关于英国所藏甲骨的几件事》,《书品》1987 年第 2 期,第 14 页;后收入宋镇豪、段志洪:《甲骨文献集成》第 34 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87 页。这批材料中的“半伪片”,如齐文心所举,有《库方》1517、1519、1531、1533、1540、1556、1621、1627、1639、1650、1653、1684、1751、1795、1796、1826、1827 等(齐文心:《关于英藏甲骨整理中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6 年第 3 期,第 18 页)。

②本文释文一般采用严式隶定。为求行文方便,一些常用字如“贞”等均不再括注;“□”表示缺一字,“…”表示缺两字及两字以上或缺字字数不详,“[]”表示释文依辞例拟补或据残划辨认;异体字和假借字加“()”随文注明,右上角加标“*”号的字,表示暂用通行说法。

③蒋玉斌:《甲骨文字证真例说》,甲骨学殷商史暨庆祝王懿荣纪念馆落成国际学术研讨会,山东烟台,2014 年;后收入《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第九辑,巴蜀书社,2019 年,第 46-47 页。

④网址为 <http://www.bl.uk/manuscripts/BriefDisplay.aspx>。

1. 库方 1520=英藏 1090

本版属牛肩胛骨左骨臼边^①(见文末附图 1^②)。《摹释》以为全片皆伪;胡光炜、董作宾、陈梦家、容庚及《校释》《全编》认为下段伪^③;《英藏》以为仅“乙巳戌。一二”“二月”“三月”“四月”为真;郭沫若以为全为真辞(每版甲骨详细的真伪判断信息见附录 2)。

通过官网照片可见,本版界画以上有四个卜兆,上两个卜兆残断,刻辞“一”“二”为下两个卜兆的兆序;界画以下有四个卜兆,“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中的数字分别为兆序(真刻),而“月”字为伪刻。“二”“三”下“月”字均刻写完整(右半部由两笔刻成),而“四”下之“月”的右半部则由一笔刻成,可能是地方局促的缘故。

由此可知,《英藏》辨伪近是,但仍有可商之处:界画下的兆序“一”亦是真刻,而所谓“二月”“三月”“四月”之“月”皆伪。故本版释文应为:

(1) 乙巳戌。 一 二

(2) 一 二 三 四

作伪者在本版的兆序上加刻“月”字,是真伪相杂的作伪手法的一个典例。掌握这种手法,对其余《库方》甲骨的甄辨具备借鉴意义。此外,本版用界画区隔卜兆,为研究甲骨卜法提供了材料。

2. 库方 1523=英藏 212

本版为左胛骨臼边及骨扇(见文末附图 2-1)。骨扇部分“丁未卜,殻”《英藏》已指出其真,但对于接近骨颈处的兆辞,各家判断不一。

根据官网照片,本版“不𠄎龜”刻划圆熟流利,对应背面顶端的钻凿 1(见文末附图 2-2);“不𠄎龜”下紧邻的“三”属钻凿 2,表示套数;再下的“三”则属钻凿 3;“小告”为钻凿 4 的告辞。这四辞与钻凿相照应,均为真辞,诸家释文均未释全^④。

①关于胛骨的左右,文中采取胡厚宣、黄天树的说法,以卜兆“横枝内向”为标准(黄天树:《关于卜骨的左右问题》,《甲骨拼合集》,学苑出版社,2010 年,第 507-514 页)。具体判断方法可参刘影:《殷墟胛骨文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8-20 页。文中所用甲骨形态的称谓,详参黄天树:《甲骨形态学》,《甲骨拼合集》附录三,第 514-538 页。

②文中所用照片资料由英国国家图书馆委员会(British Library Board)提供授权。为便于排版,图版均非原始大小。

③《校释》以为“乙巳启。一二”为真,《全编》以为“乙巳启”为真。

④或失收“小告”(《英藏》《校释》《全编》),或失收“不𠄎龜”(《英藏》《校释》《全编》),或失收兆序“三”(《英藏》《摹释》《校释》《全编》)。

综上,本版胛骨释文应为:

(1) 丁未卜, 殼[贞]…

(2) 不_彳龜

(3) 三

(4) 三

(5) 小告

3. 库方 1537+库方 1651(合集 40104)=英藏 823

本版为左骨臼边及骨扇(见文末附图3)。《英藏》编者将《库方》1537、1651相缀合,编为《英藏》823,释文如下:

正:

(1) …禪年。 二 二告 五

(2) 不其受禪[年]。 三 不玄冥

注:其餘为伪刻。

反:

(1) …禪年。

(2) 王固曰:吉。

《英藏》释文大致允惬,惟《库方》1537最右一辞未录。该辞除《综类》以外^①,各家及各种工具书均以为伪。

观察照片,这条卜辞刻痕较深,字体属典宾类^②,笔划流利,语句成文,为“壬戌卜,亘贞:弓(勿)醯奉(禱)年…”^③,内容与骨颈的“受禪年”可相参照。此皆非《库方》所录早期伪刻所能,此辞当为真。

卜辞中有“弓(勿)醯奉(禱)”(《合集》32382)的辞例,而“弓(勿)醯奉(禱)年”则似尚未见到,本版的证真补充了一条未见著录的语料。

4. 库方 1545+库方 1535(英藏 1117、合集 39498)^④

《库方》1545属右骨骨扇位置(见文末附图4),各家皆以为伪刻,《英藏》及其他书皆未收。

观察照片,最右一条典宾类字体的刻辞刻划流利,有出锋,与左方伪刻不同,当为真辞。该版正面释文为:

① 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汲古书院,1967年,第105页。

② 文中甲骨分类标准依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③ “弓”字上方两笔未连,这在典宾类很常见,如《合集》6447 , 6448 , 6449 .

④ 笔者原仅证明《库方》1545为真。文章成文并宣读后,吴丽婉又缀以《库方》1535(吴丽婉:《甲骨拼合第59~60则》第60则,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8年10月15日。此亦为《库方》1545不伪之证。

(1) 戊午卜, 旁贞: 王固…

(2) 壬戌卜, 旁贞: 王固卜曰: 子昌其佳丁娩, 其佳[卒], 不其妣。

本版记录子昌分娩之事, 有许多同卜之辞^①, 其中有戊午日前一天丁巳日的占卜记录^②, 本版两辞可能以丁巳日占卜时商王的占辞为贞问对象。本版的证真, 保存了一条二次占卜的特殊辞例。

5. 库方 1561

本版属龟腹甲左胯凹部分(见文末附图 5)。胡光炜、郭沫若以为真, 董作宾、陈梦家、容庚及《合集释文》《英藏》编者以为伪。

观察照片, 本版最右一列刻辞字体属何二类, 当为真辞。释文应为:

(1) 贞: 弜(勿)物。

(2) 贞: □…

卜辞中常见占卜是否“物牛”^③, “弜(勿)物”可能为“弜(勿)物牛”之省。

6. 库方 1567

本版属右胛骨对边(见文末附图 6)。郭沫若、董作宾以为真, 胡光炜、陈梦家、容庚及《合集释文》《英藏》编者以为伪。

察照片, “贞: 弜(勿)取河”四字可能为真。理由如下: (1) 书写流畅, 笔画较细, 有出锋, 字体属典宾类, 与同版伪刻不属; (2) 于文例无碍。卜辞有以取祭祭河之例^④, 如《合集》14575、14576、34235。

7. 库方 1571

本版为牛左肩胛骨(见文末附图 7)。仅郭沫若以为真片, 其余各家皆以为伪。

结合摹本、拓本、照片, 判断左二列为伪, 而最右一列“□丑卜: 方又…”为真。理由如下: (1) 最右一列笔划较细, 用刀流利, 有出锋, 转折圆熟; 而左方伪刻笔画较粗, 用刀不够熟练, 转折生硬; (2) “丑”字最下面一指无回抓之

① 详参张维捷:《殷墟 YH127 坑宾组甲骨新研》, 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第 210 页。

② 《合集》14032+《乙补》5787+《醉古集》378 组+R37074。缀合参林宏明:《甲骨新缀第 453~470 例》第 453 例, 先秦史研究室网站, 2014 年 2 月 25 日。

③ 详参《类纂》, 第 961 页。“物牛”之“物”, “有可能当读为物色之‘物’, 或刳牛马之‘刳’”(裘锡圭:《释“勿”“发”》,《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第 145 页)。

④ “取”, 郭沫若以为“𣎵”之省, 通“𣎵”(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 科学出版社, 1965 年, 第 9 页)。

形,“方”字横画两端无竖笔,属师宾间类写法,与《库方》伪刻字形不同^①。(3)本版反面左上角有钻凿残迹,其正面对应位置的断边应为一个卜兆,“丑”字正在兆干之左。“□丑卜:方又…”一辞与此钻凿相对应,而《库方》作伪者尚不知卜辞与卜兆、钻凿对应之理。

此条之“方”,可能指“方”这一国,也可能是对某一方国的省称。

8. 库方 1609=合集 40427=英藏 1251

本版属牛骨左骨对边及骨扇部分(见文末附图8)。骨扇上“□□[卜], 彀贞:弓(勿)𠂔燎于二母”“…[燎]于母”两辞真伪聚讼纷纭。陈梦家、容庚及《合集释文》以为真,胡光炜、郭沫若、董作宾等及《英藏》《摹释》《校释》《全编》编者则以为伪刻。

观察照片,这两条卜辞刻划流利,字体属典宾类;早期伪刻大多“文辞杂糅,不可卒读”^②,而此辞完整、通顺,与之不属。综合来看,应为真辞。本版贞问燎祭二母、昌及天气情况。将释文补全,应为:

正:

- (1) □□[卜], 彀贞:弓(勿)𠂔燎于二母。
- (2) …[燎]于母。
- (3) 贞:于昌燎。三 二告
- (4) [贞]:翌□亥[其]雨。二 二告
- (5) 二告

反:

王固曰:出(有)求(咎)。壬其雨。不吉。

9. 库方 1611

本版属左骨骨首部分(见文末附图9)。各家皆定为伪,《英藏》亦未收。本版“丙午卜,□贞:我不□鲁…”一辞应为真。

理由如下:(1)刻写流利,字体属典宾类,与左方伪刻不同,如此辞“我”字戈秘竖直,而伪刻“伐”之戈秘有弯折。(2)其文例符合宾组骨首刻辞规律。林宏明指出,“当一版宾组的卜骨仅有一条骨首刻辞由中间向左或向右契刻,且刻意留下另一边的位置时,通常刻辞的一边即是臼角的那一边”^③。

①《库方》伪刻“丑”三指均作回抓之形(见《库方》1532、1598),伪刻之“方”字体类于典宾类,横的两端有两短竖(见《库方》1523)。

②周忠兵:《从卡内基博物馆所藏甲骨实物看早期甲骨的作伪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3期,第105页。

③林宏明:《宾组骨首刻辞与左右胛骨的关系》,《出土文献研究视野与方法》第1辑,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2009年,第253页。

本版卜骨臼角在右,而此辞则正刻在臼角一边,由中间向右契刻,空出另一边的位置,符合文例。

10. 库方 1613

本版属左肩胛骨(见文末附图 10)。从《库方》摹本可见,本版胛骨对边正面有五条伪刻,背面有七个圆钻,而目前官网照片上,对边仅余四条伪刻(且最下“癸亥”一条残),背面仅有五个圆钻。可以推测在方法斂制作摹本时,该版尚较为完整,目前胛骨对边的下端已脱落。

董作宾、陈梦家及《合集释文》《英藏》编者以为本版全伪,胡光炜、郭沫若、容庚等以为部分刻辞为真或全为真。其真伪值得一辨。

本版左下伪刻“癸亥”一辞之右,兆干与兆枝夹角有兆序“一”字,兆枝下方有“告”字,与卜兆、钻凿相对应,刻画流利,应为真辞,《库方》失摹。

本版刻辞除此之外几乎均为伪刻(“癸亥”一辞真伪存疑)。理由是:(1)本版骨边“刻辞”,反面对应处皆未施灼,无法拆兆,没有兆辞与其对应,亦不当有相关卜辞。(2)刻写不够流利,个别字体不符合典宾类特征,如“未”字上部过于方折,“告”字竖划穿过口形上缘。

值得注意的是,本版伪刻“酉”字写法接近历类,裘锡圭曾以之为典宾类特殊写法^①。本版的甄辨,为甲骨分类断代剔除了不实材料。

11. 库方 1618

本版属牛骨骨扇部分(见文末附图 11)。各家均以为全伪,《英藏》及诸家工具书亦未收录。

细察摹本、照片,本版最右一条刻辞“于母辛𠂔𠂔”字体为宾出类,刻划流利有出锋,应为真辞。

母辛即妇好,是宾出类常见的受祭者,𠂔是祭祀的地点,𠂔是祭祀动词。卜辞中有类似辞例,如《合集》23431:“…母辛𠂔𠂔。”《库方》1618 较之多出一字,当非仿此辞而伪。

12. 库方 1621=合集 39491=英藏 624

本版属右骨骨扇部分(见文末附图 12)。正面刻辞的真伪,各家说法不一。胡、郭、董、陈、容五家以为全伪;《英藏》仅以“卜”字为真;《摹释》以为“…卜逆…十”为真;《校释》《全编》则以为仅“贞:旬亡𠂔(忧)”为真。

照片上可见,“卜逆”二字相对于其他字而言,刻痕、颜色均较深。“贞:旬亡𠂔(忧)”一辞刻画也比较流利,但《库方》伪刻者已具备完整刻出贞旬辞的能力(如《库方》1613),“逆”与“贞”字之间间距也较大,此辞为伪刻的可能性较大。所谓“十”字在照片上可以看出是骨板上划痕,并非笔画。因此

^①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第 98 页。

我们认为,“卜逆”二字为真,其余应该都是伪刻。

该版释文为:

正:

…卜,逆…

反:

畎得方我(宜),隻(获)羌。

13. 库方 1625=合集 41690

本版属右骨对边(见文末附图 13)。胡、郭、董、陈、容诸家皆以为本版全伪,《英藏》失收,《摹释》亦以为伪,而《合集释文》《校释》《全编》认为本版卜骨“夨乞则肩三”为真辞。

观察照片,这条骨面刻辞应为真,理由如下:(1)其字体属于历二类,与同版伪刻明显不同。(2)“夨乞则肩三”的辞例常见于历类骨面刻辞,如《合集》32001、《屯南》131、700、2677+2597^①。(3)该辞倒刻于右胛骨正面下端,符合历组二类骨面刻辞行款^②。与此相类者有《合集》35174、35188,《屯南》2410、3539^③。伪刻者、《库方》整理者与英国国家图书馆均将该片倒置。

值得注意的是,原刻“三”字被伪刻者添上两竖,伪作“日”字。将伪刻夹在真字中,在《库方》甲骨中是比较常见的,如蒋玉斌指出,伪刻者给《英藏》补 9“圉*”字的“丁”旁添加笔画,伪作“享”字^④。

14. 库方 1627=英藏 2482

本版属右骨骨扇部分(见文末附图 14)。各家均以为全伪,《英藏》指出“兹用”为真。察照片,于“兹用”之左,尚有一条卜辞:“□□卜:裸李一牢。”大概皆真。这种典型的历无名间类刻辞,大概是早期伪刻者做不到的。

“李”字右上所谓“木”旁为伪刻,与同版伪刻的偏旁相类;左上刻歪,类于 (《合集》32742)、 (《合集》27387)、 (《合集》34625)等形。卜辞中常见“裸李某牢”的说法,如《合集》32742、34622、《屯南》4576 等等。黄天树指出,“裸”可能为祭祀场所,“李”可能为祭名^⑤。本辞含义或为:用一牢在裸举行李祭。

①参方稚松:《殷墟甲骨文五种记事刻辞研究》,线装书局,2009年,第120页。

②林宏明:《小屯南地甲骨研究》,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论文(指导教师:蔡哲茂),2003年。

③参方稚松:《殷墟甲骨文五种记事刻辞研究》附表六《历组骨面刻辞一览表》。

④蒋玉斌:《甲骨文字证真例说》,甲骨学殷商史暨庆祝王懿荣纪念馆落成国际学术研讨会,山东烟台,2014年;后收入《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第九辑,第46页。

⑤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第243页。

15. 库方 1652

本版属左骨骨扇部分(见文末附图 15)。各家皆以为伪,《英藏》及各工具书均未收。

观察照片,其最右一列“甲午卜,亘贞:王生(往)…”应为真辞。

理由如下:(1)刻写流利,笔道与左方伪刻相比更为纤细。(2)字体属典宾类,伪刻“王”字刻作有三横的“戴帽”形,“贞”鼎足较短,本辞与之不同。

16. 库方 1658

本版属右骨骨首部分(见文末附图 16)。郭沫若、胡光炜、容庚以为真片,《英藏》未收。

观察照片,其左方刻辞“□□[卜],彀贞…不…”当为真辞。

理由如下:(1)笔划有出锋,字体秀丽,字体属典宾类,与右方伪刻不同。(2)该版胛骨对边在右,可知臼角在左,该辞下行向左,符合宾类骨首刻写规律^①。(3)本版反面有施灼的钻凿,与该辞相应。

17. 库方 1670=合集 39704

本版属左骨臼边(见文末附图 17)。容庚、《摹释》及《英藏》编者以为本版全伪,《合集释文》《校释》《全编》以为刻辞全真。

观察照片,本版胛骨上仅“…戠(捷)隤。二告”为真辞。其中“戠隤”二字刻划流利,有同文辞例,如《合集》6366、6367、6368。“二告”刻在兆枝之下,符合兆辞分布规律;刻划错落,与伪刻“二告”(如《库方》1658)自上而下竖写不同。

而本版所谓“戠”“夷”“止”“犬”“其”等字,刻划呆板,“夷”字模仿较晚的字形,与本版典宾类字体不符;“犬”字犬头部分笔划不连贯。这些字应为伪刻。

18. 库方 1677=合集 41510

本版属左骨臼边(见文末附图 18)。董作宾和《英藏》编者以为全伪;《摹释》《合集释文》《校释》《全编》依据摹本以为“王”“弜”“大”三字为真辞。

仔细观察摹本、照片,我们赞同后一种判断,并认为兆序“一”亦为真。

本版字体为历二类,刻画流利,为早期伪刻所不能。靠近断边处可察两个上下排列的卜兆的兆枝,与反面钻凿相对应,兆序“一”在兆枝之上,“王

^①林宏明:《宾组骨首刻辞与左右胛骨的关系》,《出土文献研究视野与方法》第1辑,第253-270页。

弜”“大”守兆而刻,大概皆真。

本版释文为:

(1)王弜。 一

(2)大…

19. 库方 1680=合集 40379

本版属右骨白边(见文末附图 19)。各家皆以为伪,《英藏》未收,《合集释文》《校释》则以“癸巳卜,殻贞:子渔疾目,裸…”为真辞。

结合摹本、照片,该辞刻划较深,笔画较细,刻写流利。该辞横画自右向左刻写,左方出锋,右肥左细,如 (“巳”)、 (“裸”),而伪刻之字横画无出锋,粗细均等,如 (“出”)、 (“告”)。

本版与《合集》13619 同文,据之补全本版释文:

癸巳卜,殻贞:子渔疾目,裸[告于父乙]。

本版内容为:子渔罹患眼疾,商王为其举行裸祭、告之于先王小乙。子渔是武丁时期一位重要的贵族,他多次参与祭祀活动,也曾罹患疾病、接受御祭。本版保存了另一条子渔目疾的记录。

20. 库方 1691=合集 41683

本版属左骨骨首、骨颈部分(见文末附图 20)。郭沫若以为真,《合集释文》《校释》以为仅“大吉”为真;其余诸家以为伪,《英藏》失收。

按之照片,“大吉”守兆而刻,刻划流利,确为真辞,《合集释文》《校释》可从。

21. 库方 1726(a)=英藏 2479

本版属左骨骨扇部分(见文末附图 21)。《英藏》《校释》《全编》以为“辛亥卜,贞”为真,其余为伪,《摹释》等以为全伪。

观察照片,“辛亥卜,贞:[令]…尽”刻画流利,合于“令逆比尽”的辞例(如《合集》4914-4918、《合补》61)。此辞当为真,而其余为伪。

22. 库方 1733

本版属右骨白边(见文末附图 22)。刻辞“…亘由𠂔子…”,董作宾、陈梦家及《英藏》编者认为是伪刻,诸家释文工具书亦未收。

比勘摹本、照片,可见该辞刻划流利,与背面钻凿相对应,应为真辞。

“𠂔”或从“𠂔”之字在卜辞中较为少见,辞例亦多不完整,备列如下:

乎(呼)司𠂔。(《合集》10936 正)

…□敬兄或…(《合集》21522)

贞:出于𠂔。(《合集》1631)

贞:出于𠂔。(《合集》14775)

…出[于]𠂔。(《合集》14776)

贞:𡥉…(《合集》14777)①

本版的证真,补充了有关“𡥉”的珍贵辞例。王子杨指出,“𡥉”可能与“𡥉”“𡥉”“𡥉”等字一样,均表示女性尊称“姁”②。“𡥉子”的辞例,之前是未曾见到的,“𡥉子”可能与“司娥子”(《合集》21067)、“妇某子”(《类纂》202页)一样,表示“𡥉”之子。

23. 库方 1761

本版属牛肩胛骨(见文末附图 23)。胡光炜、郭沫若、陈梦家、董作宾、容庚诸家均以为真片。《英藏》未收,齐文心认为其“刻文不能成词,且刻工拙劣”③,是全伪之片。

观察照片,本版字体属典宾类,刻划流利。且卜辞中是存在类似辞例的:“癸酉卜,争贞:旬亡𡥉(忧)。旬壬午允𡥉(有)来[媿(艰)]…亥围*𡥉,甲子𡥉(禱)。”[《合补》4923(《缀集》12=《合集》583 正+《合集》7139)+《合集》11454+《合集》40663④]据之,本版释文是可以读通的:

(1) □王…

(2) [癸] □ [卜, □ 贞: 旬亡] 𡥉 (忧)。 旬壬 □ …

24. 库方 1797

本版属龟腹甲右前甲(见文末附图 24)。《英藏》及他书皆未收。

观察照片,其上“□丑卜,𡥉…𡥉…弗…”等字刻划流利,守兆而刻。典宾类腹甲腋凹处,常刻至贞人名或“贞”字。这五字为殷人刀笔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5. 库方 1827=英藏 1098

本版属龟腹甲右尾甲(见文末附图 25)。《英藏》未拓录其正面。

正面“二告”与卜兆、钻凿相应,应为真。

值得注意的是,此版龟甲上“二”伪作“于”字。

三、总结

通过新公布的高清照片,本文对《库方》1520、1523、1537、1545、1561、

①后四例已见于王子杨:《释甲骨文“姁”的一种写法》,第十一届黄河学高层论坛暨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语言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河南开封,2019年。

②王子杨:《释甲骨文“姁”的一种写法》,第十一届黄河学高层论坛暨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语言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河南开封,2019年。

③齐文心:《关于英藏甲骨整理中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6年第3期,第18页。

④本版由蔡哲茂、刘影陆续加缀(蔡哲茂:《甲骨缀合集》第12组,乐学书局,1999年,第23页;刘影:《甲骨新缀第209-211组》第211组,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5年10月9日;刘影:《甲骨新缀第222组》,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6年7月28日)。

1567、1571、1609、1611、1613、1618、1621、1625、1627、1652、1658、1670、1677、1680、1691、1726(a)、1733、1761、1797、1827等片甲骨上的刻辞做出甄辨,对《库方》甲骨的真伪有了新的认识:一些刻辞,如《库方》1618、1733、1827(正)等,既往研究者从未当作是真刻,除《库方》摹本外未经著录,而据高清照片来看,应是真辞;另一些刻辞,如《库方》1613、1670、1677等,曾有学者认为是真辞,而最便使用的《英藏》却失收。利用高清照片将真辞辨出,将这部分材料的价值还原,也为前辈的辨伪工作提供新的佐证。

这些真辞的研究价值可扼要揭示如下:

(1)提供了新见或稀见的甲骨辞例,为商代历史和语言文字研究提供了资料。《库方》1733有新见辞例“𠂔子”,《库方》1537+1651有新见辞例“𠂔𠂔𠂔(𠂔)年”,《库方》1545+1535的两辞以占断结果为命辞内容,是值得注意的二次占卜记录,《库方》1523记“𠂔(捷)𠂔”战事,《库方》1680记为子渔的目疾裸告先王,等等。

(2)为甲骨学本体研究提供了材料。剔除了伪字,为甲骨分类断代提供了真实可信的材料,如《库方》1613的“酉”字属伪刻,不当作为宾类与历类字形接近的例子;为甲骨缀合提供了材料,如《库方》1545在证真后被学者缀以《库方》1535,还原了一版较大的牛肩胛骨;揭示了真伪杂糅的作伪手法,为研究早期作伪方法提供了材料,如作伪者在《库方》1625“日”字、《库方》1627“李”、《库方》1827“二”字上皆添加了笔画,在《库方》1520的兆序旁添加了“月”字。

四、余论:早期流传甲骨的作伪特点

“库方”藏品伪刻是早期甲骨伪刻的代表,总结其作伪特点,在甲骨辨伪史上是很有意义的。此外,“库方”藏品中仍有一些甲骨的真伪存在争议(如《库方》1506“家谱刻辞”),归纳伪刻者作伪习惯,对辨别其他疑伪甲骨亦有提示性作用。

早期出土、流传的甲骨伪刻特征,董作宾、松丸道雄、周忠兵、林宏明、见骅等学者曾有论述^①。据本文对《库方》甲骨的辨伪成果,仍有几点值得

^①董作宾:《方法敛博士于甲骨文字之贡献》,《图书季刊》1940年新第2卷第3期,第322-324页。松丸道雄:《甲骨文伪造问题新探》,《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第380-400页。周忠兵:《从卡内基博物馆所藏甲骨实物看早期甲骨的作伪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3期,第102-114页。林宏明:《“仿刻甲骨”研究札记》,“出土文献的语境”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论坛,台湾新竹,2014年。见骅:《从故宫博物院藏甲骨看早期甲骨的作伪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8期,第31-35页。

补充:

(1) 不仅同版、同条辞可以真伪相掺,甚至一字的笔画都可能有真有伪。如上揭《库方》1625、1627、1827。将伪刻夹杂在真字中间,其目的在于融合伪刻与真刻,使之真假难辨。

(2) 在本来仅有一条刻辞的甲骨上,伪刻者自右向左刻写,每列长短与真辞等,伪作一篇。如《库方》1537、1545、1561、1571、1618、1652等。同时,也存在一版甲骨上有多条伪刻,其中最右一条内容仿真辞,其余各条杂凑成字的现象,如《库方》1632(见下文)。

(3) 早期伪刻已有成条仿刻的萌芽。

董作宾在甄辨《库方》甲骨的同时,提出甲骨作伪水平发展的六个阶段^①,产生了较大影响,兹引如下:

- (一) 杂凑单字而正倒不分者;
- (二) 杂凑单字而无倒书者;
- (三) 杂凑成句成行卜辞者;
- (四) 全段仿刻而排列整齐者;
- (五) 全段仿刻而依原款式者;
- (六) 改编为新奇文辞者。

董氏为每个阶段举出的典例中,第四、五、六阶段的例子被胡厚宣^②、周忠兵^③推翻。其第三阶段特征是“有意照原片仿刻,但又不能摹写出原样”,举《库方》1545为例。据前文,《库方》1545相关刻辞并非伪刻,因此,董氏提出的第三阶段存在与否仍值得一探。

松丸道雄认为,“大约到1920年代末期为止,大体上不存在使我们感到困惑为难的那种优秀的伪刻或仿刻”^④。周忠兵亦提出,早期甲骨伪刻“文辞杂糅,不可卒读,无一条刻辞完全仿照卜辞者”^⑤。但林宏明却指出,刊印于1917年的《虚》758即仿刻《合集》13465而成,左一列最下“卜”字和左二列

①董作宾:《方法斂博士于甲骨文字之贡献》,《图书季刊》1940年新第2卷第3期,第322-324页。

②胡厚宣:《临淄孙氏旧藏甲骨文字考辨》,《文物》,1973年第9期,第52-60、75页。

③周忠兵:《从卡内基博物馆所藏甲骨实物看早期甲骨的作伪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3期(总第92期),第102-114页。

④松丸道雄:《甲骨文伪造问题新探》,《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第389-390页。

⑤周忠兵:《从卡内基博物馆所藏甲骨实物看早期甲骨的作伪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3期(总第92期),第105页。

最下“出”字残划省去,左一列最上“己”误摹为“丁”,右一列最下多出一“丁”字,其余内容照搬原片,应属“优秀的仿刻”^①。这说明早期伪刻手段包括了仿刻。在林文基础上,笔者观察到又一版值得注意的仿刻甲骨——《库方》1632。该版最右一列有“多子乎伐于”五字伪刻,左方为六列无法读通的伪刻。“于”字之竖、“伐”字戈形均有作伪者的刻写特征,但该辞较为通顺,极可能仿自《英藏》601“贞:吏多子乎伐殪”,省去后一版“贞”字残划和“吏”字,将“殪”字改为较易写的“于”字(《库方》一书中,伪造“于”字之例如《库方》1517、1519、1520、1531、1539、1545、1556、1580、1584等)。《英藏》601是金璋旧藏,而金璋甲骨大多是方法敛为其收购^②,两版可能有共同的来源,后者仿自前者的可能性很高。《库方》1632左方六列为董作宾所言第二阶段“杂凑单字而无倒书者”,最右一列则具备第三阶段“杂凑成句成行卜辞者”的特点。又如“家谱刻辞”的仿刻,既有我们熟知的成篇仿刻,如《库方》1989、《英藏》2634,亦存在单字杂凑的仿刻,如《库方》1571“子曰”、《库方》1704“贞”“儿”等。

早期流传的甲骨作伪参照有:作伪者经眼的甲骨;早期甲骨著录书籍,如《铁云藏龟》《新获卜辞写本》等;金文等其他古文字材料。作伪的最终目的是鱼目混珠,追求逼真;而甲骨作伪往往批量进行,又需方法简捷。仿刻单字的好处在于与原片不同,不易当场对穿,但东拼西找,有些繁琐,直接仿刻多字则可节约翻找时间。甲骨作伪水平不高的时期,在大部分伪刻杂凑单字的同时,也存在仿刻多字、仿刻全版的伪刻,在理论上也是可能的。

由此可以证明,董作宾提出的“有意照原片仿刻,但又不能摹写出原样”的作伪第三个阶段,在早期伪刻中是存在的。这也提醒我们,对早期伪刻进行辨伪时,不能仅根据文辞是否通顺,还应结合字体特征、刻划痕迹、钻凿卜兆等要素综合判断。

附录1:引用书籍简称全称对照表(按简称音序排列)

《合补》—彭邦炯、谢济、马季凡:《甲骨文合集补编》,语文出版社,1999年。

《合集》—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1983年。

《合集释文》—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校释》—沈建华、曹锦炎编著:《甲骨文校释总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①林宏明:《“仿刻甲骨”研究札记》,“出土文献的语境”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论坛,台湾新竹,2014年。

②参邓晓娜:《金璋甲骨的收藏始末》,《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63—384页。

《类纂》—姚孝遂主编,肖丁副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年。

《摹释》—姚孝遂主编,肖丁副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中华书局,1988年。

《全编》—陈年福:《殷墟甲骨文摹释全编》,线装书局,2010年。

《虚》—明义士:《殷虚卜辞》,自写石印本,1917年;艺文印书馆,1980年。

附录 2:英国国家图书馆疑伪甲骨真伪判别表

本文 序号	《库方》 编号	《合集》 编号	《英藏》 编号	胡光炜	郭沫若	董作宾	陈梦家 (早)	容庚	陈梦家 (晚)	合集 释文	英藏	本文	备注
1	1520		1090	下一节 伪	真辞	下半伪	下部伪	下一段 伪	中下伪	未录	部分伪	部分伪	
2	1523		212	中一节 伪	全伪	右下伪	全真	下段之 右伪	中右伪	未录	部分伪	部分伪	
3	1537		823 (下)	全伪	全伪	正面伪	正下伪	下一段 伪	正面中 下伪	未录	部分伪	部分伪	《综类》以 为有真辞; 《英藏》缀 以《库方》 1651
4	1545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未录	全伪	部分伪	吴丽婉缀 以《库方》 1535
5	1561			全真	全真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未录	全伪	部分伪	
6	1567			全伪	全真	全真	全伪	全伪	全伪	未录	全伪	部分伪	
7	1571			全伪	全真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未录	全伪	部分伪	
8	1609	40427	1251	全伪	全伪	中右伪	正右伪	右二段 伪	左下二 行右三 行伪	左下二 行右三 行伪	骨扇部 分伪	部分伪	
9	1611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未录	全伪	部分伪	
10	1613			左一截 伪	部分伪	全伪	全伪	全真	全伪	未录	全伪	部分伪	
11	1618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未录	全伪	部分伪	
12	1621	39491	624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部分 伪	部分 伪	部分 伪	
13	1625	41690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部分伪	全伪	部分伪	《校释》 《全编》以 为真
14	1627		2482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未录	部分伪	部分伪	
15	1652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未录	全伪	部分伪	
16	1658			全真	全真	全伪	全伪	全真	全伪	未录	全伪	部分伪	
17	1670	39704		全真	全真	全真	全真	全伪	全真	全真	全伪	部分伪	《校释》 《全编》以 为真

续表

本文 序号	《库方》 编号	《合集》 编号	《英藏》 编号	胡光炜	郭沫若	董作宾	陈梦家 (早)	容庚	陈梦家 (晚)	合集 释文	英藏	本文	备注
18	1677	41510		全真	全真	全伪	全真	全真	全真	全真	全伪	全真	《摹释》 《校释》 《全编》以 为真
19	1680	40379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部分 伪	全伪	部分 伪	《校释》、 赵鹏以为 有真辞
20	1691	41683		全伪	全真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部分 伪	全伪	部分 伪	《校释》以 为有真辞
21	1726 (a)		2479	全伪	部分伪	全伪	全真	仅“辛亥卜贞 今”为真	上半、 下左为伪	未录	部分伪	部分伪	
22	1733			全真	全真	全伪	全伪	全真	全伪	未录	全伪	全真	
23	1761			全真	全真	全真	真辞	全真	全真	未录	全伪	全真	
24	1797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未录	全伪	部分伪	
25	1827		1098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伪	全真	未录	正面伪	部分伪	

附图：



图1 库方 1520正反



图 2-1 库方 1523正反



图 2-2 库方 1523 (局部)

库方1651

库方1537



图 3 库方 1537+ 库方 1651

库方1535

库方1545



图 4 库方 1535+ 库方 1545



图5 库方 1561



图6 库方1567



图7 库方 1571



图8 库方 1609



图9 库方 1611



图 10 库方 1613



图 11 库方 1618



图 12 库方 1621



图 13 库方 1625



图 14 库方 16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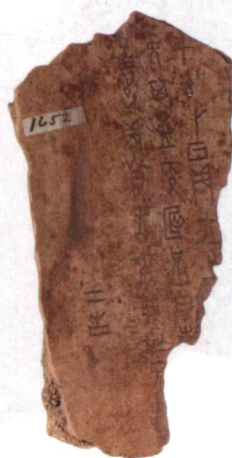


图 15 库方 1652



图 16 库方 1658 正反



图 17 库方 1670



图 18 库方 1677



图 19 库方 1680



图 20 库方 1691



图 21 库方 1726 (a)



图 22 库方 1733正反



图 23 库方 1761



图 24 库方 1797



图 25 库方 1827

本文提出 25 版甲骨,其中 16 版曾先期成文,在 2017 年“第六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上宣读;之后又辨出 9 版,在 2019 年“第二届文献语言学青年论坛”上宣读。两次会议均得到前辈学者指点,感谢两次会议的评审委员和与会学者!

【作者简介】马尚,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古文字。